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四卷

序

何龍圖奏議序

代李侍郎作

張穆之觸鱗集序

治通小序

海陵集序

石遠叔集序

續歲時雜詠序



汴都賦序

坐忘論序

捕魚圖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四

序

何龍圖奏議序代李侍郎作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
始興之主不以兵草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
爲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
者必恭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爲之培其基
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
佐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

者將有爲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宰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爲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德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

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蹀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爲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於上而羣臣竝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竝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爲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

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爲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爲奏議二百餘篇爲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爲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爲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自致矣某是以竊歎於何公知天之生斯人

有時而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實難蓋必有能聽言之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爲天相之之道故天亦終勝人管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於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管爲和川

雞肋集 三
令會天子詔求直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遽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於公爲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剡字聖從某州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張穆之觸鱗集序

魯俗當周之盛及孔子時文學爲他國矜式周衰諸侯竝爭而魯爲弱國文學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漢迄今尚多經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壞如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

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平禍亂盡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馬而弗用慨然思得諸生儒士與議太平而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隴畝大裾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蓋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効也金鄉故隸堯堯魯地吾里而故張公蓋金鄉人公以太平興國三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事通判普州蓋太祖皇帝初拔魯羣士之

雞尾集 四
一人也始補之爲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爲補之言
故里中前輩賢士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
訓慕先進而已矣宦學不試白首來歸迺始與公
之曾孫大方游大方爲人質直自將好善不欺類
可與論里仁之美者補之因復識先君之言又知
公之忠信流澤有後也然去公百年所傳聞未足
以知公盡一日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公爲
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
彌月凜乎直諫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穀米非無用

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
盡舉始恨公不究其用云至其它詩文皆清麗有
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
復武夫麁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
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爲多黃州名世
士亦吾里人事熙陵爲學士熙陵稱其獨步天下
者嘗以直諫斥久不召召且大用復諫不悔卒復
斥竟不大用死黃州黃州於一時流輩少許可獨
畏公尚以爲不可及也則公之爲人可知已補之

既以觸鱗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爲集序補之以
言爲戒久雖諾其請未作也而大方踰年踵門請
不衰至載石戶外因甥張宗奭以言幸有間必書
補之平生戲笑爲文字且不吝固吝於吾里中賢
士長者以孤大方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
所以教哉故不辭而終序之公諱肅字穆之自御
史爲尚書郎知蔡州恥言不用未四十解紱而去
其世家行事本末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
所爲公墓表齊亦文學知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錄
之勸云

治通小序

毀譽不敢浮事實因以加賞罰謂之襲情 賴之
以生不可一日無也謂之飲食 天日之清明奴
隸識之謂之共知 權言聖人之所獨見也謂之
夜行 所挈者要而順者衆謂之裘領 如橈止
水惡其波起不如遄已謂之本寧 本彊則精神

折衝謂之折衝 譬如播種終必粒譬如鑿井終必汲謂之可爲 鈞金與羽不可以爲重輕之實謂之揣本 誠者政事之本也謂之致誠 常德不忒世自低昂而吾之爲常者一謂之常一事有根本不可須臾離也謂之輜重 先河而後海小式爲本而大爲末謂之務本 非其道雖微不可假人也謂之名器 五味異和謂之相濟 始施之逆利在後日謂之要終 天欲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謂之前應 小人以爲翦翦耳君子畏

焉謂之微大 象見其牙而小大可論也謂之迎知 推其派而知其所從來深謂之逆流 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謂之貴疎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之賤適 事或不相謀而相病謂之魯酒 一人曰玉十人曰珉舉世皆曰珉謂之衆意 事致其極則其後無以加謂之窮反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寒者戰懼者亦戰謂之似是 以攀拘之語疑域外之事謂之常談 一言而得人之心謂之察鳴 謂狐爲狸則不知狐又不知

狸謂之胥失 蚌螭相持田父拮之謂之兩得
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謂之同離 月不知晝日
不知夜謂之物曲 且冬且夏謂之迭勝 攘公
議之近似者以蓋衆口而濟其私謂之借公 志
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謂之非分 益而不已
必損謂之勝懼 知所以弱則彊矣謂之削喜
事盡物極而後可以轉敗從新謂之轉敗 名實
不虧而能使其喜怒移謂之朝三 欲近四旁莫
如中央謂之近四 水避礙則通於海謂之曲成

寡能似德拙言似默欲上者識謂之破庸 捷
趨而速至中道而憊憩不如椎之久謂之椎久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謂之始駕 人取我予
人予我取謂之獨獲 佃魚網罟利隨世興謂之
知化 敗不在大一毫萌之謂之見微 無謂不
効姑聽其告謂之養敢 胡越可使無異心謂之
同舟 徒曰古人不我欺而不知時事已異謂之
信書 旦用旦効算用算効而不可以經久謂之
欲速 挾事懷欺明能知之謂之詰詐 唯有德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謂之量力 夕而亨牛
牛乃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失時 文是實非謂之
名好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之已甚 法
析毫釐小偏大遺謂之密紕 以勢使之鈍者厲
怯者奮謂之矢激 利不百不變法謂之重改
謨定於先羣言不能易謂之不搖 毒蛇螫手則
勇士斷其臂謂之存大 示之好惡而民知禁謂
之上欲 有德者進則朝廷尊謂之德威 輿馬
致千里舟楫涉江河謂之假物 入有拂士出有

敵國謂之常存 尾大不掉謂之本弱 藩籬不
飭謂之外輕 曲士不可語於道而聖人惟時變
是守謂之達節 立不易方非招不往謂之守官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謂之謀始 千里之行始
於足下謂之積微 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謂之忠
厚 苦節不可正故大教務因俗謂之人情 論
卑古人而才不足逮當世謂之高論 將以重之
適所以賤之謂之過爰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
之轉圜 以天下爲心好惡不在其身謂之大度

若緩若紆爲國之本不可以無謂之闊要 十
羊九牧不若童子之獨謂之專任 言異言逆視
道以爲則謂之不惑 不患衆之不知患蔽謀者
非謂之寶斷 臣民異志則朋黨進在明公議謂
之一下 賞一切之功亂百世之法謂之賊下
舉綱而略細謂之大體 數米而炊不足濟天下
謂之小節 始勿輕舉人莫測然否謂之靜勝
臣無求於其君故進退不累其身謂之取重 高
爲量而罪不及遠爲途而誅不至謂之大望 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遠怨 殺身以爲國然不
足以拯世之溺謂之無益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謂之通變 今日用之明日不可復也謂之日改
捨法任人廢法法存謂之小縱 虛名無益事
實而藉以鎮人心謂之名高

海陵集序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
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
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爲人若

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莠民舉大而任重排
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
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
合朝秦而莫楚不恥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
言辭始專爲賢雄夸虛張聽者爲奪雖義理皆亾
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
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
流離異域困窮此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
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

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鬪士亦以方略膂力
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
存可也亾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
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
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
其間干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
至忘食寢會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
之獲顧他者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諾
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

趨爲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
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
好之篤蓋辛苦刻篆呻吟裘氏者有年不幸其犁
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己得聲譽至它事
業行已莅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絃
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爲後
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
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
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旣序此意以賢君能獨

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
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
張文潛陳伯脩皆厚云

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爲而巧拙則存乎人
亦其所養有薄厚故激揚沈抑或侈或廉穠纖不
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辯訥雖甚
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此者則古人已遠若與
之竝世而未之接得其書讀焉如對面語以之逆

其志曰此何如人也此何如人也無不可言者職方員外郎石君遠叔諱起魏人魏一都會自信陵公子以好士傾諸侯其所至客往往發憤立功名而曹氏兄弟與二三子馬上賦詩至於今不泯魏人所以尚義喜文章亦其餘也而遠叔又倜儻有美才自童子時爲辭賦則已綺麗去舉進士一上中弟所居官官治而益致志於學其所爲詩文蓋多至四百篇其言雅馴類唐人語尤長於議論酬荅息而不迫讀者知其人通達溫溫君子也遠叔

在濟時補之數相從間相與評古作者遠叔語時造精微補之嘗屈然私怪遠叔頗放於酒飲輒醉或悲歌愀然意其負所有不偶寄之此耳無幾何遠叔卒後補之官於魏而其子采在陳以書來曰先君不幸惟子爲知其志爲采序先君詩文采不孤矣補之復曰我貧賤遠叔知我不肯遇我以衆人我不敢曰知遠叔顧平居所嘗得而宜爲人道者若此可默哉乃次弟歸之采字仲素好學良士能世其先人元豐七年正月十一日潁川晁補之

序

續歲時雜詠序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彊志爲時顯人與客語疊疊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爲兒時諸老先生爲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

公叔於京師公叔言宋氏藏詩曰歲時雜詠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髣髴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簧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雜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爲爲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衆言憑几肆

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槁所以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以其集屬補之爲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亾久矣函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爲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管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

者雖以旁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傳猶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此矣補之方求爲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喜爲剛叔序之

汴都賦序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乂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

庶官正宗廟宮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
示天下爲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
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
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
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
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
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棄天下景暉亦行去河
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
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

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
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
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
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
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
大會賓主酌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酸肴睇則
使人思弛帶而臥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
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
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棄不務然補之

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爲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爲人蓋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爲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坐忘論序

道無言凡言之類妄知言之類妄者亦妄知夫知言之類妄者亦妄然則何如列子曰用無言爲言

亦言夫能用無言爲言亦言幾可與言雖言幾不妄矣不妄斯道已乎非也燕人之晉問其井或告曰垣下垣下得焉而卒之飲者燕人也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故學道猶飲問而告之燕晉之類也司馬子微著書七篇言道德之意王毅希仁以示余余曰此晉人之告垣下井者也吾子學焉抑燕人之飲者乎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以謂人飲而我味之有是哉司馬子微名承禎唐達士管子讀李白大鵬賦

想見其爲人

捕魚圖序

古画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莢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時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

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筍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蔭坐沈大網旁筍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盃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蔭坐有中而顛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盃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沈大

網旁維艤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
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顙三童
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盃者一人推葦間童子俛
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
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
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
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
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紛

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塵爭利意此與
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
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
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五卷

序

廣象戲圖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從兄字伯順序

陳琦伯比字序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李浩字季良甫序

袁疇字耕道序

李去病字仲霍序

錢舉字少周序

王勳字重民序

李相如字師藺序

送李文老序

送醫李寅序

送劉公權序

送段康侯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五

序

廣象戲圖序

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爲兒時無佗弄見設局布碁爲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益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碁

三十四爲兩軍耳意苦其狹也常試以局縱橫路十九棊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彊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彊弱可循環於無窮飽日終日得吾說而爲之則涿鹿之縱觀猶目前矣元豐二年六月晁補之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盱眙杜君從學于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

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輿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猶宮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閭然後門門然後堂而堂者宮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加焉而腹心者人之輿也故謂之輿則一車之任舉在矣立斲橫軹轉環澗而牙固抱二十有八爲其蓋弓三十其

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器國器也御閑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絕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祇以異何以能衆吾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同而已

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爲衆率賈誼曰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未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鷃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鳥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鳥之從鳥扈之羣扈亦可以爲同耶而同者狹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管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息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爲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

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埽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大而力不勝義可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易曰輿脫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爲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與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得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稷同道子師勉之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驥有四足足以靡丘陵跨燕越不期於在六轡也然有是足羈之者至矣鷲鳥有六翮足以絕浮雲捎林莽不期於掣鞬上也然有是翮呼之者至矣士有才術足以知往古治當世不期於仕而遇合也然有是資用之者至矣故物必有餘而後用無不足而求用閑其馳驅以待羈者時其翱翔以待呼者馬與鳥無是情也然則治其可合者以求合豈士之情也哉今世之學者不求若古人而務一時之合自始讀書則曰世之所用何尚有司之所

取何先治其學之類者去其學不知類者而求合
焉世之用捨不可常而有司之去取無特操則業
成而不售半塗而改盡棄其學而從事於其所不
學至於白紛如也乃始歎息於不逢若此豈足以
言知類也哉余外弟楊君名若少而篤志嶄然於
儕輩中善問而識所從既學經又學爲詩賦皆欲
求當時之所謂善且嘗效者而師之余曰書無所
不當知獨一經乎哉文章無所不當爲獨詩賦乎
哉治其狹以求適於廣則是以箸爲梁木也十圍

百圍則求方圓長短者無之而不可矣然則求若
古人何如亦曰養其大體而已矣孟子曰指不若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吾弟之學也無以不若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者
爲羞而以若古人者是求則雖欲不爲世之所用
有司之所取亦不可得矣故余請字曰知類

從兄字伯順序

名者所以制義出禮而字者相期於實以不虛其
名者也蓋余從兄名隆之而字不足以稱其實余

爲之說曰物未嘗有必隆者亦未嘗有必不隆者也封土以爲臺魏魏者先圮焉架木以爲宇翹翹者先繞焉泰山之隆百仞而跛牂履其蹊以絕其崩勢附於下也吳牛之力百鈞而童子拊其角坐其背知役於人也故曰物未嘗有必隆者有人焉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天下不敢爲之先彼其所以能隆者亦必有道矣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順德不躓等君子之所以積小也如此而後可以基高大此爲隆之道也故余請

字曰伯順熙寧四年八月從弟補之序

陳琦伯比字序

屈原以申椒菌桂蘭蓀荃萳衆美木香草以諭君子稟中和而內潔雜荒穢而不污也余以謂草木畏雪霜有衰歇潔固不勝玉傳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又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管之人蓋以玉比聖之事豈但君子哉四明陳侯名琦字元老蓋慕忠獻韓公之忠於國而其德在生人也元老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其故人游藝

則因以元老字之余曰夫見賢思齊焉塗之人可
以爲禹也豈必身將相食五鼎而後似哉德比焉
可也因復請字曰伯比凡物必有其質而後能不
渝所貴乎玉者不與草木昆蟲俱物化其纒藉以
薦諸郊廟與棄而藏諸糞壤而玉之所以爲玉者
固一也使伯比得志而位將相食五鼎與呻吟裘
氏之地以義理悅口而終吾身而伯比之所以爲
伯比可渝哉如是而充之以爲君子以學聖人猶
無所不可則以慕當世之顯者雖光明不朽如忠

獻非侈也已卯七月序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小知之與大知也小年之與大年也白鶴黑鳥長
鶴短鳧各以其異遊於世相與無慕是莊周之所
謂逍遙也桂之伐漆之割曰是不若樗之趣取無
用而常存故桂漆慕樗樗不慕桂漆均之木也一
以爲逍遙一以爲不逍遙是莊周之意乎非莊周
之意也萬物其生俱託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天
下莫能患桂漆曰我獨何爲見患以其可食且用

耶則樗也免夫棺與舟至薪亦病矣樗曰不然吾觀我無受斧斤之地故吾無往而喪我桂漆亦曰吾觀我亦無受斧斤之地故吾亦無往而喪我且而與我有異乎逢者皆材也材固生患嘗試與我游乎本無患游乎本無患不得已之類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樗與桂漆俱逍遙而樗猶捨然安其故曰吾無以知吾爲趣取無用而常存也吾直寄焉耳故天下言樗無慕乎爲樗鎮陽李君好書而廉旣無求於世嘗曰我樗之類也則易其名曰樗余曰凡形皆寄也夫寄非我則寄之所遭固非我因爲字之曰非我是惟從然成於雨露與夫爲犧尊在溝中也木豈有擇於此哉人者爲之知寄非我而猶惑樗爲趣取無用欲免桂漆以受人者之患物縛不解矣

李浩字季良甫序

進士隴西李浩資雋異少孤自封植爲人剛靜氣邁往不羣治春秋禮記說知孟軻揚雄所傳爲正道而遵之譬渠黃山子羈堅轡附夷路駸駸乎無

萬里矣其文辭蓋窺戰國而下其志將游歷屈宋
差池漢唐氏之間未已也雖然與人俱踐一塗而
人自以其名歧與爲燕宋反共憎笑之屢窮困不
化也而潁川晁補之獨異焉浩少於補之未嘗共
學也而索其中蓋異焉者寡旣與之交矣廼緣名
爲義而以季良父字之曰管崔浩自以爲張良而
世亦莫之與也廼吾季良父豈爲浩者而已哉雖
然楚漢之鬪南北之分裂兩人者皆如婦人女子
而皆魁雄闔偉智謀若神萬舉而萬全故劉氏以

取天下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稱帝亦類矣至良
功成不居其定太子庶幾乎無事之業而浩乃區
區夸石銘構忿以殺身欲比良何遠哉然則浩固
長於方人而暗於料已其言曰王猛之經國苻堅
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
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夫猛固堅之管
仲何足以班管仲恪固暉之霍光何足以任霍光
裕固德之曹操何足以當曹操也其言信矣至浩
自恕以比良而不歎其所不足尚以謂已稽古過

之豈不悞哉嗟乎使浩得漢高祖而事之不足當
陳平爲如何而又晚節矜名惴惴乎不能全一身
何暇處人父子危疑之間逍遙事濟而身無患如
此哉然則浩固拓跋氏之良其以良自比猶論猛
也廼吾季良父識路而疾驅則將蹈軻雄之所傳
而要其宿使幸而遭時有用斂其有餘於爲浩者
以保身益其不足於爲良者以居業則雖在良伯
仲叔季之間其誰敢不與使其不幸而不偶充其
志猶足以獨善若原憲之藜藿可貧而不可病其
與爲伯仲叔季將在孔子弟子之列豈特不爲浩
雖良亦可不爲也季良父勉之

袁疇字耕道序

開封袁君名疇字耕道疇自名耕道其交字之也
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而傳曰人情甚不美妻
子具而孝衰於親爵祿具而忠衰於君名譽足而
信衰於交夫人情之可惡如此年運而往每具而
輒衰聖王何取於田哉夫以堯之水至於方割懷
山而襄陵非禹則土皆不粒也然謂土實不粒則

不可以禹所堙之餘龍蛇虎豹始驅似不可人而有稷焉教民以藝之則粒矣山澤原衍地有剛鹵肥确不同而斲耜揉耒火耕而水耨農無不可爲人情亦有賢不肖邪正異趣而追琢學問求其放心聖王亦無不可治蓋不爲不治則如堯方割耒又之初爲而治之則如稷播殖之後是乃聖王之所以取乎此者也人情無禮則荒故修禮所以耕之此學之始也義欲列敵度宜譬穀有九種視地力故陳義所以種之學欲閑邪存誠譬惡莠恐其

亂苗故講學所以耨之君子仁以居體仁譬則積而充也故本仁所以聚之樂以治心樂譬則飽而嬉也故播樂所以安之禮義仁樂四者人情之田具而學其中耨欲數數者然也此記之說聖王之所以田人情者盡矣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夫耕道而不得道安取於耕道故君子以謂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至於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以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學之終也然則耕道其務始於禮乎非忠信不可以學禮非彊有力不可

以行禮譬農必朴忠信之類也必勤苦彊有力之類也壤土之民怠恃其地之良而弗彊也瘠土之民勞憂其田之下而自力也故瘠之獲常倍於壤而田父之尤其子以得壤為不幸迺若耕道才良而志修又博之以文地與力皆美矣耕道既識此而疾驅田已之田而食已之力歲晚而功休既飽而嬉倚戶以永歌不已樂哉而世方有捨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亦晨夜不暇息霜雪皸瘃觸隆曦而汗得不償勤至於終年號寒而啼飢所求於田者

外也耕道反之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司馬遷之父名談其書趙談云同子驂桑諱其父也名譽足而

信衰於交交字諱先子易之

李去病字仲霍序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醫用將與醫皆不得已而術之所不願出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已食其功雖不得已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奸不作則太平可千載瘋憂莫襲則正氣能百年故

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爲敗則禹功無所試至其敗而爲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已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蓋管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匈奴未絕無以家爲其以去病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緡城李君慕焉則撫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顧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故醫特勝然霍侯用之

大仲霍用之小事必與時竝而名必與功偕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爲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後已食其功其志出於爲物則同且秦醫和以眎知國抑有人焉載所聞於儒者自道出於爲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也然霍侯無學術以材自喜貪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內而偕美仲霍誠能反其道揆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未解而本俱弊

是謂醫紀所聞於儒之內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
六月日序

錢舉字少周序

吳越武肅王之裔孫錢君名燾字景貺夢神語之
曰易之則利進取迺更名曰舉補之曰學以爲己
非進取具而求舉以爲養也夫求舉以爲養此人
之舉非自舉其舉也人之舉士爲知己者用也自
舉其舉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管左雄薦周舉
又薦馮直直以臧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宜

光奏吾是韓厥之舉也人之舉若左雄之知人者
可也自舉其舉若周舉之報已知者可也則主與
客皆免矣而錢君年志方盛慕義無窮從補之游
五年趣操如一不見補之異也故補之因其更名
爲改字曰少周少周今惟少於周也老將似之

王勳字重民序

進士太原王勳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間或字曰
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勳而其事則民
爲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

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常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爲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爲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爲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遽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管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爲孟子又

爲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簧鼓讀論語未半紙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

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開悟矣欺哉願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固爲王不爲霸豈以是爲土苴而先之乎故王功曰勳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之勳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管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不寒之間而計功於無思無爲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彊記其文詞浩浩非七八月之間雨集而盈者其必

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有而士或以其所趨愈鈍而笑之余亦所趨愈鈍者然譬夫入室必自門始不可以躁也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有人焉適立于巷驟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觀二年十二月序

李相如字師藺序

司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故以其名自名藺相如面叱秦王退讓廉頗名重太山使彊秦不敢加兵

於趙以兩人在也吾甥李子慕管人以相如名願
吾甥文采如司馬子忠孝節義凜凜似藺君因以
師藺字之

送李文老序

皋陶爲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
者氏轉而爲李皋陶事帝其言爲謨非如後世刀
筆吏舍曰徽纒榜箠則無以伸其喙也指李爲姓
者按唐宗室世系亦皋陶後其五千言與易合下
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異甚小篆有益古

訓漢廣與陵顯膺固漢末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
白賀爲歌詩奇怪翱又通儒學韓愈非文士伍然
其姓蕃天下由晉魏而來王侯將相有大功業者
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李亦唐
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舍人
公大夫公里中賢兄弟文老學問言辭有家法非
如場屋餘子惟其所以應有司者是知乃古學過
焉而不視愧皋陶之意者比也自余卜緡居凡幼
與游白首不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所戒

也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悅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輕外累殆意同則悅不知其它不然以其諸父厚余故文老亦慕余其可也抑余嘗以謂大樸必爲器博長才則數化譬璧盈尺以作鎮冒琥璜無不可而工目之當琢珮珥十數然必不毀千章之木可棟可極而匠謂之此足爲枿榑百然必不斷何則知其質之棄於狹小可惜也而物有反此者侏儒與人肩隨跛而跳適及人肘歎其庠也則寧去之異塗布武鳶盡其力從禽不及隼悵

其遠也則背而翔飢坐待鼠非以其力不足故畫也然則人徒見文老以其應有司者躡先同學取首送抑文老自期不在珮珥枿榑之間蓋世有貸子錢賈爲人取贏而已分少者此拙於市蓋所謂非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文老其益務博學於文如藥肆平時儲百物凡神農所名可用以活人者闕一不可使夫一日來市者求玉泉五芝丹砂空青此亦在求羊藿豕苓敗龜枯蟻此亦在要人之市我者可一二數我之應人者如山藪不盡夫豈

但躡先同學取首送如是而已哉蓋孟子論一鄉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其所成就者異由其學有小大文老勉之

送醫李寅序

余應舉時見王荆公書一事云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知其子禍福翰林王丞旨禹玉疑古無有緣曰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其良臣將死良臣之命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知子又何足怪乎余聞其語三十七年而未見其人也晚遇李君景陽

於緡景陽儒服而來以醫自名能讀黃帝岐伯金匱玉函之書剖析其精義如指諸掌又旁出入月令陰陽諸書論物之方生方死或損而益或益而損見微而知著觀表而得裏袞袞不可窮余聽而說之味其言蓋有妙應之術而不自名曰吾業不在是也咎唐韓愈銘憲宗時侍御史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其說汪洋與義關節開解星官曆翁莫能與之較得失

虛中之術蓋至今猶傳也夫播五行於四時見於
經若有機焉萬物皆出入於此而不可逃以其溥
博而加物兼得之者擿抉而言猶足以知人禍福
如此今脈吾之臂以吾腹中之五行猶之日辰支
干亦相生勝衰死相王又參兩之以竅藏之變動
在尺寸關部間顧第弗深考睨而視之何爲而不
可以知吾之失得吉凶如虛中之索於外哉以是
知景陽猶藏其學而未言也滋可賢已景陽名寅
齊人

送劉公權序

田文好客殫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
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
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
暮所求物忘其中余蚤爲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
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
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者纔
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與佐刺舟然
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

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羶而辭飢
不以麥飯蔥葉菲而不臭也田野無酒徒劉君又
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
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
君又揭然去余爲之恨恨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
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
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
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
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於其來別

以是言贈之

送段康侯序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
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
侯曰然陵與光武臥以足加腹報司徒霸書纔二
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誚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
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
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
已無求於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

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鷲以自尊陵
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
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
士近不類於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
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亾者介之推不言祿祿
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若之推可謂不
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
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

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
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默去焉
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
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
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忌舊故下匹夫乃足高
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勤苦學問數
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
不阿白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
不以人不知慍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

士者不累於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
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愧忤高與卑或勢所遇不
足道桐廬佳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
田野逸士言而時察之得無物色有如陵枯槁自
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六卷

離騷序

離騷新序上

離騷新序中

離騷新序下

續楚辭序

變離騷序上

變離騷序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六

離騷序

離騷新序上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亾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亾詩亾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

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畫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亾至原而不亾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

有力於詩亾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

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
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
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
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至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
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
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
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
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
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

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
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
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棄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
力於詩亾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憂悲
楚人之緒則不錄

離騷新序中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
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
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

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
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祠廟
鬼神之事以摠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敘
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奧疑原作非景差辭
沈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
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惜
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
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
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

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爲楚辭下
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漢書至屈原賦
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
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
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爲十一則溢而爲二十
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
十一以爲九若溢而爲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
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
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

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
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
傳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
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關矣又
十七卷非舊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
辭上十卷之終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
人不讀久文舛闕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
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
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

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
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
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錄司馬
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

離騷新序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
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
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
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

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爲著作郎上卽位備太史氏
古文國書得損益之况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
王安爲傳按隨志傳亾舊有班固敘贊二篇王逸
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
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摛
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難固說勰附逸論然亦復
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窮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
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

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
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
好色然不至於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
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
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
道喪去爲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
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福進荀息以甚荀
免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爲忠也汙
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

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汗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已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爲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忌以義劓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爲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論

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爲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澆羿姚姒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爲賦而固亦爲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爲病彼原嫉世旣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勰所論必詩

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譏於同浴而譏裸裎
哉又總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總
以招魂爲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
凍飲總以此爲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
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魂魄離散而
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沈酣汗泥之樂
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
以死而已矣嗚呼總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
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

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
賈以爲露才揚已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續楚辭序

詩亾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
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
迄周亾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
未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
悻悻然去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
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睠顧楚

國繫心懷王不忌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耳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乎自沈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莫秦行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然則不獨詩至原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揚雄以謂何必沈江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則世是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於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

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邴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叅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

不可廢漢息夫躬爲姦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爲賢母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旣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

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祿陽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忤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於爲躬躬之辭

錄則凡不至於爲躬而辭錄者皆錄躬之意也漢
蕩秦唐埽隋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爲國猶爾以治
易亂不可以皆廢也况言語趣操異世之習哉以
狐父之人爲盜因以食爲盜而嘔之咎人以謂此
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
此雜者也

變離騷序上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
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

楚辭又變而廼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爲反離
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
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
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
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撫其文
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
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
者原惟不爲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
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

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爲復旁之又變離
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
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爲賦以風故取
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
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
貍首之斑然蠶則績而蟹有筐佩玉蕊兮吾無所
系之祈招之悒悒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咸古
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
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

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旣靡不足於風大言
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
故繫荀卿七篇之後瓠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
如揚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
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
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於
京都山海宮殿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
專於古詩惻隱規誨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
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弃曹植賦最多要無

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
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
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摘其義差近者存之思
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遠矣然晉人喜清
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足嘉者也鮑昭
長於雜典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滸事諷
劉瑱有心哉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又梁文益
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唐李白
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辭也未

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嫫母衣錦西施
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爲詩
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
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
家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况文不多約而
可觀問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
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
諷專效離騷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
離去畫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

錄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操或宏傑自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矣惡夫愈遠而迷其源若服盡然爲之系其姓於祖故正名以存之

變離騷序下

詩亾春秋又微而百家蠶起七國時揚墨申韓淳于髡騶衍騶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方於詩亾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先後以貴重原於禮義欲絕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侷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於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言國蓋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

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遷九年無幾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淮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蓋竝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

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於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原後於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而劉向敘荀子云齊宣王時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遊學至襄王時最爲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竝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爲襄王

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蓋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公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已之焦焦受人之挾挾者哉則卿此書蓋因原辭也凡言語文章之相祖述多其當時口所傳誦從古而然此皆古詩楚辭之流也其習而傳者雖至于今可知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七卷

策問

策問十九首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七

策問一十九首

問聖人立經術以教天下使天下學者同出於一師意甚美也然聖人能以夫所同者養人心而不以夫所同者害其志則善觀士者亦必於其不同焉而得之道之所歸則竝事之所措則竝時之所遭則竝而由衆心度之則仁智之見父子殊面志豈可一哉自回也由也親與聖人語而要以所願非子之所願則士之遭時有用亦各言其志而已

何必同乎士窮年抱經局促無所效平居相與語則曰不吾知也借使諸君得以其所學與民由之其願憤悱自致者何以哉亦按書以御馬耶則馬之情有所不能盡故觀諸君以是覲亦有異聞也問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皇帝勇知學古不厭菲飲食卑宮室欲以躬行表正萬邦此甚盛德也而天下或莫知聖學之宗自冠昏喪祭人倫之所厚而搢紳學士家自爲法不有等宜非則禮廢美則禮沒下逮庶人賤醜僭差不度要以刺繡文倚市

門有財者得爲之其敝至於今固在也豈聖人所以風化天下者聾瞶有不洽耶將人安於所習而溺於所聞不可以遂復也不然則庶民厥臣所以達大家者或未也諸君彊學將以施于有政則輔上之澤而成百志形禮俗豈所宜後哉

問自咎爲國以謂禦戎無上策夫時異事異便則爲制顧議者不察爾策豈有定不可乎咎匈奴席冒頓之始彊能以其力爲中國患絕塞而北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

人匈奴亦罷極苦之竊譬夫搏鼠當衢善遁易失
灌垣煙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
敵其理然也自漢羣臣多附韓安國議而後世亦
或以王恢馬邑無功爲解迄于今紛紛無適從然
其大要所出則不過乎兩塗搢紳之儒則守和親
介冑之士則言征伐是兩者由先王之時考焉緩
急先後孰可哉今天下雖已安而備患不忘諸君
行見用矣則時異事異凡所以制今其策將安出
也

問學者欲以一身爲天下之事則反一身而觀焉
凡在我者宜知之旣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
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性也又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然則有性又有心一身
之視聽納嘗所主者安在哉夫婦之所與知而其
至則察乎天地若是者性能之乎心能之乎合處
則一何得有兩名離居則兩不可爲一致敢問二
者果合也離也性之動有情而心之動有志有意
有思有慮敢問情之所以異於志意思慮與夫志

意思慮之自相爲異者何如將情起而四者從之乎抑四者起而後情從之乎不然則情與志意思慮或未始相隨也君子小人之所同然者在性與心雖然有才焉有識焉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二者豈與生俱生有生則固異乎或者生而後有特養不養充不充之異也諸君之學欲克已守約以一知萬則必講乎此然後應物成務無行而不可問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三王之治時用是維天下外薄四海咸析之土秉圭戴

璧世世承式何其盛也秦滅六國罷封建置郡守縣令而有人民者任自此輕於是藩籬決弛民散不保漢起而收之因秦所立損益濟治郡守縣令遂置不廢而天下亦賴以安寧蓋有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者此其爲法之得惟其任守令猶諸侯不使董董按文書赴期會如此而已惠賜得專刑罰得省有利得行不便得改然後龔黃卓魯俊民出焉而後世進取多門士累於名高而官郡縣者皆號俗吏至以齷齪自愛名稱職此何爲

者也國家稽古建官凡郡縣之任其選蓋已慎矣
今欲如漢故事守令重祿出長入治且尊表之使
人不得以歲月之格取成有司羣假而輩授則凡
前所是亦幾於可行而無害以謂如何

問孔子斷書自唐虞而堯舜謂之典言常道也荀
子獨曰五帝之間無傳政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
王夫孔子之所取而荀子之所去然則荀子以書
爲不足於政乎天時地化人事之紀蓋三代異正
而孔子於時則行夏或忠或質或文蓋三代殊尚

而孔子於文則從周二者前乎此堯舜何其未嘗
用後乎此時王何其莫之草也然則荀子於此言
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其意亦奚不可哉孟子
取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夫道
誠不可以過三代之治有法善有法不善則後王
所循雖欲爲不貳可得乎孔子孟子荀子學者之
所從焉以正疑殆今必居一於是願折衷之

問孔子沒孟軻氏作孟軻氏沒荀况揚雄氏作荀
况揚雄氏沒聖人之道殆不傳魏晉而下士無山

陵川泉之才學不知其所宗營營馳騁於末流道以益晦而數百年間河汾之陋乃有王通出焉通尊孔子其才自視三子比孝其書殆庶幾於知孔子按孟軻不皆醇而於荀况揚雄未悖也其書所述世家次敘與諸父族子具存其弟子門人若公卿大臣事業班班有見於唐然而不因通書知之則與通並時或學於通而達曾莫有一人道之者蓋篤信好學如韓愈於軻於况於雄皆發明之而不及通然則通之世界何族其學亦誰授哉去通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通之居若此其甚也而顧且疑焉有不能辯則後此者奈何邯鄲鬻曲者託之李奇人知其非李奇也而皆棄今通書固在考之聖人爲有合叅之二子爲未悖不可以棄也諸君博洽願以所聞質之

問六經之說道爲難知道之說皆微見其意而學者之於道微見其意而顯言之如隔雲霓望日月可見而不可知脩然自喜曰是所以爲道不識夫明而晦者何爲哉自其淺者學焉目前之事顯而

日用者非一如觀鳥獸也如觀草木也見則可知
而人皆以爲近甚矣夫求道者之蔽也平居相與
言則土苴治天下而有所用之則適效一事或已
病於乏材凡此奚補也管之人學射者不學射先
學視學御者不學御先學趨道之所由有遠近學
之所至有先後故反之於躬行則如攻堅木先其
易者節目在後此所以教人者雖入孝出弟洒掃
應對爲近且末而有庠序之所宜先講者也三王
之學其法具在今欲悉考其說與諸君一二肄之
以致所達於上可得而詳聞乎

問古者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而太宰以九職任焉
間民無常職也而所執者猶有事故少而習長而
安教足以本之於其俗業足以守之於其世而民
不離先王之法壞而死徙或出鄉四民或雜處其
言唯其事亂教不同業不一而能不精自管仲之
說以觀後世處士必就閒燕去而役田墾則非也
處農必就田墾去而役官府則非也處工必就官
府去而安市井則非也處商必就市井去而安閒

燕則非也車服無制喪祭械用無數故民志無自定善惡無自別勤惰無自簡禁令無自行難以合易以離易以薄難以厚其弊樊然莫正也今欲法先王以施政事則將一旦而遷焉聽不能無譁抑爲之宜不亟則求其於國有利而無害於民有從而無違於古可考也

問道莫若誠心莫若誠遇事應物莫若誠天地得此動靜有常日月得此信出信入信死信生舜孔子聖人也得此而後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其道

一以貫之顏淵賢人也明而後得此三月不違仁故曰道莫若誠心莫若誠商丘開有在於此揚於地無礪韓娥有在於此歌哭易情華周杞梁之妻有在於此而變國俗荆軻衛先生有在於此白虹貫日太白蝕昴齊庶女有在於此雷電下擊李廣有在於此射中石沒鏃故曰遇事應物莫若誠然則誠之至亦神矣哉記曰誠者自成也成有虧乎否耶將學焉則所由者何路所出入者何門及其至也何得哉以信爲近耶則誠非信也蓋信不足

有不信以信爲非耶則修辭閑邪凡所以立而存之又自此始也然則四五者奈何請循其本

問春秋不作而遷固以良史名其言暴耀旁肆橫發貫穿甚博而至其收斂則羅覩事理甚細不遺讀者疊疊數千載間如相對語此范曄而下所不若也雖然曄之說曰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今考其書所謂直而覈贍而詳者其是其非其言果何質也道不同不相爲謀爲異端故也然則遷之敘六家可謂知道者非邪中人可與上下而

幣輕安可哉夫先王有所不得已而權焉以濟民用今使天下皆棄本而爭趨則可乎飢未嘗食之也寒未嘗衣之也山嶽之藏不竭鼓鑄之工不息而天下之民皆曰錢幣爲不足然則操利勢者宜何如以究斯患哉願極言之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夫時異事異禮樂非亾也而所病者才難以賈誼之臣而文帝之問顧止於鬼神以太宗之君而房杜之才不閑於禮樂故二主者終其施設治功如此可太息也家人有

器焉終歲不用則扞格而難操乃至具名物而藏有司曠時不一試則亦以陋矣主上復古百度修理征伐四克可以歸牛馬銷鋒鏑而隸鍾鼓玉帛之事者莫盛於斯時然而凋落已久有其廢之莫能舉者將一朝而復之則病古今殊習無所從正蓋高論者主情而棄文齷齪者循法而遺意甚者苟且便安而曰不敢此何爲者也且井田之不可施于田肉刑之不可施於刑則勢有所未利論禮樂則雖制作設施小不備而中和之用在人者猶

上智與下愚不移爲分定故也然則固之敘九等可謂知人者非邪王通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然則前乎此姑勿論後乎此可無得者歟而遷固之所以失又何事也願并求管之說折衷安在將獻諸上以佐有司之闕

問人之生須菽粟以食布帛以衣生理之所不能一朝闕則皇皇從之爲二者故也聖人有以日中爲市不欲使各滯其用以相妨將使之通工易事而兩得則錢幣於是乎生焉事無常勢時有重輕

故民患重則有子權母而行焉所以爲輕民患輕則有母權子而行焉所以爲重輕重之權惟其時也然則今欲施之奈何古者生財有大道故菽粟布帛之出如流源狼戾純束鄰里足以相仁則錢幣安得而重哉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方春而作寒暑易矣然後僅得衣且食則不昏作勞之民以是爲趨利緩故游手而坐都市朝懷十金暮賈百金則飲酒博奕嬉戲以自如操菽粟布帛而貿者適市見欺十償七八則售矣於此雖欲錢

是也草而化之借使先王未之有者便則爲用其誰曰不然願釋三累而聞折衷之說

問聞而知之孰與見而知之之詳粵之罇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夫人而能爲之生於其土者習於其事然則河之說居水濱者所知也禹疏百川作十有三載乃同其致力焉者河爲多凡所以載之高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若此者用力已勤矣亦行其所無事者非耶世非不遠也自三代至於唐然而中間數決者惟西漢地非不廣也自積石

至於海然而中間數決者惟東郡是二者其故獨安在也意者天災流行有緣其類致者耶將隄防人事有豫不豫者邪抑會其適然是固無情有不足窮者邪爲之說者非一家也而要其歸莫詳賈氏敢問三策者施於今孰去孰取小吳之役仍歲所病且轉敗而爲功乎其舉以不煩爲善則諸君之慮豈特版築芟薪之間而已也

問自晉爲國馬政尚矣阜馬佚特駝有教駒有攻而執而散而圍以綱惡而頒良比毛而齊物卽田而從戎其事載於經可考也牡馬駉牝王室之所廢公室之所修詩人與之然則馬之於政豈緩哉平城之役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而困駉白駢驪之騎絕漢之戰匈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而以馬少不能復出故後之制軍疆弱視焉上有常德以立武事將賢士勇器利食充而眷顧未忘有稽天討者萬一在此比設監牧之官又詔民蕃馬意良而法美矣爲今之慮民馬取於五路取諸其產則或良而病不皆出取非其產則或出而病不能皆良

又有合二者之說徙西北什一之種變淮浙荆湖之類則甲宜高小宜大而又所病者淮橘汶貉地氣之化也夫講萬歲毛仲之術以錯諸今以民則不勞以馬則可用其說何取

問用兵之法太上貴仁義其次務節制下政無之齊隆技擊魏恃武卒秦矜銳士是數國者措諸兵法爲不得已雖然法無常是與事軫轉觀其所以日夜教訓整齊其民而用之豈固無得哉鎡金論賞利在一首疾呼斬決忽如飛鳥此齊技擊之得

也然何爲而不可以遇魏之武卒犀兕三屬服矢五十贏糧而趨及算百里此魏武卒之得也然何爲而不可以遇秦之銳士忸以慶賞魴以刑罰獲五甲首而隸鄉里此秦銳士之得也然何爲而不可以當栢文之節制而栢文之節制在兵法爲可道在秦兵之精悍爲不亢者何以也謂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苟便一時無所長短則其得失宜雜利害各異而卒之秦所以彊魏所以弱齊所以又弱者其故且安在也反而用之

使騎劫將疆田單將弱則疆弱之勢於此乎未辨
敢問兵之失得利害勝負之算在將乎非也齊戰
疾皆子之所慎則諸君亦安得曰未之聞也而已
哉

問道二文武而已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與將
天下之所少非羣有司之材也張良帷幄蕭何鎮
撫韓信戰攻三人者皆稱賢於高祖其功爲孰盛
陳平智王陵戇周勃厚三人者皆銘功於劉氏其
賢爲孰先少卿寬弱翁嚴兩人者爲相不同同有

聲於漢應變者崇守文者璟兩人者爲相不同同
有聲於唐李將軍簡程衛尉煩兩人者爲將不同
同有聲於漢汾陽惠臨淮威兩人者爲將不同同
有聲於唐是十數子者去就取舍參差齟齬不啻
十指然皆以濟治何哉相之材曰坐而論道將之
材曰智信仁勇嚴謂十數子者其材足以堪此否
耶曰不然乎則語治若漢唐其相其將其才猶不
足紹而况治不若漢唐者奈何諸君夙夜疆學以
待問則於有司一二之訪不可以滅裂塞也

問天下有治法無治時聖人有因時無因法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夫所是者情也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則立法以御世舍情何以哉政不足以仁民而民陷於罪焉者多則因事設法綿綿日出覃若蔓草降秦而言求其不苛且濫若漢與唐者幾希蕭何所作其存不可以枚數也而歷世所傳律令具在本朝因之以爲理其日改月降損益濟治則以年繫之曰某勅者而已事或先王未之有則以勅從事凡此亦趨人情之所

安否乎然律令不變如經勅損益之如緯前之所下今日而益今之所用後日而損欲吏習而民安可得哉夫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解而更張所以爲善治政行豐美之後則法也猶四時也與民爲信焉者也其可以無素定耶嘗試稽之三王驗之漢唐宜之當時成一代書以遺天下其筆則筆削則削是非詳畧奈何士大夫學焉以入官大者出入經術細者析毫剖芒屈指而甲乙明白當事至於坐堂據案木索在前愀然有非其情者則施施

論決若不自於已出曰法吾無如之何也豈國家至仁惻怛先有司之意耶諸君舉於鄉而所習者有在於是則平日之論議願遂聞之

問六經行于今其殘不完者惟禮而禮之中儀禮爲最完竊復之文王周公所以用其意者亦精密矣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先王之爲禮必其彊人以所甚難三揖而後升百拜而一獻授受盥洗奠執繚絕至於使人幾不勝其故何也蓋自韓愈猶苦其難讀以謂于今誠無

所用之則後世學者有而不講亦固其理夫四民世事則士尤不可以不知學誦先王之言而服今之服用今之器雜委巷之說相與次且齟齬於其間然且安之不亦鄙而可憐哉將學焉則又忠信彊有力者嘗寡也凡此者奈何嘗試談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八卷

策問

策問十七首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八

策問十七首

問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之爲名善惡不得而居孔子曰性相近此生而靜之說也學孔子而近者如孟軻荀况揚雄或以爲善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而孟子道告子之言曰生之謂性性猶湍水又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至於韓愈又以謂性有三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也自六說者觀之其源旣

已大異而末學之辯波瀾滋廣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以學者不盡其性而已孔子之言經也經不可刊反經以正諸子之異則或善或惡或善惡混必居一於是矣以夫生而靜且相近者爲性則其曰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者其說亦奚不可也然而告子未嘗知義惟曰從其白於外也是豈性之說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之在我者如是則諸君之語性不可以外諸已而求也

問古者以農教戰以戰教農農戰非異道也自夏后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法始興至周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數起于五成于八此陳法所從出也兵法曰餘奇爲握蓋大將所居以制四面八陳而要其說四爲正四爲奇所謂奇正者於八陳安所設也以爲非古歟萬二千五百人以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則餘奇爲握其意猶是也諸葛武侯用以疆蜀疊石八行以遺後世而天下莫或知者將其法已亾無所從考也抑前者微

其傳後者昧其習耶不然無所貴于兵不足盡究耶夫魚麗鶩鸛伍承彌縫之說於傳具在豈皆無考乎唐太宗南征北伐遂一天下而李靖長於爲陣其狀屢化無常乍方乍圓忽然而陰忽然而陽靖亦多才矣哉上以常德立武事練將訓兵皆有圖法將本三代之意合諸家之術而修諸有司農隙講事則諸君之學無所不在蓋少卑之使有司得詳乎

問在則人亾則書聖人不作其道載而之後世者六經爲備故能知六經之說則治在我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夫六經同道而不同者辭耳人之學之遂至於動作威儀言語之異凡此何以也或失則愚或失則誣或失則奢或失則賊或失則煩或失則亂豈六經亦有弊歟抑若是果先君子之言耶非也以謂法而不說故而不切約而不速則其精微蓋非一言之所可盡然而有曰以道志以道事以道行以道和以道陰陽以道名分者要其歸極此否乎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

天不可俄而度則其言待近者而後喻今日九師
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則數君子者豈皆
於經無補祗以爲害而得罪學者如此其甚哉願
討論之

問孔子沒儒者能以其學明天下莫如揚雄雄習
孔子後世學焉以要諸聖則其爲說宜若考之而
無不當者今雄書論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
史遷曰實錄夫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郁郁乎
其文之盛抑立事而已也不然則雄之言何獨取

諸此也富而豔其失也誣則左氏之品藻也何有
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則太史遷之實錄也何有然
而曰品藻曰實錄辭達如揚雄豈苟乎哉或曰有
所是有所非亦品藻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爲
誣無所增無所損亦實錄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
其爲抵牾則雄之意又信若是者非耶聞也見也
無所從考則君子不論三者其書固在非疑且殆
則學者之所講安得而闕也

問自管觀士莫難於論將何則人固未易知知人

亦未易也則世必有前識若蕭何者而後可以得
淮陰於未識不然則如趙括之可窮以辭天下幾
何不由是而信之人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
能芸三畝之宅者持籌而坐百萬竝進則儻然不
勞於其間平居無事袒裼按劔志厲青雲而聞金
鼓之聲失氣不振此情之反也然則將其可以不
試歟世方尚文無所用此則置勿論而萬一臨事
不知其安所取之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
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夫舍其卒伍而用婦人

用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有
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楚臏能將齊以却魏用
其試也今天下以將名官環列輔郡者且數十人
亦盛矣或者不敢以其能之於從容閒暇而信其
用之於倉猝擾攘也則凡欲觀此奈何驪山之閱
雖郭元振幾困而薛訥解琬乃獨不動若是者曰
能可乎爲講其術

問論天下之勢非平居養兵之爲難兵出千里坐
而餉焉使不乏之爲難一人荷戈前敵一人持糒

從後亦足矣然且樵蘇有後爨之憂師徒無宿飽之具敢問此其爲難者何也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築甬道而輸之粟知兵如項羽渡河沈船以示士卒必死九戰乃絕甬道敗秦軍敢問甬道奈何其施於今將可用者非邪諸葛武侯出祁山以木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夫萃數萬之衆峴崎險絕間而食有餘斯已奇矣今考之蜀志其說甚詳蓋象牛馬引重至遠而力不窮其法至於頭腹背肋舌齒之細寸尺具在而患未始用不知用之又奈何嘗試使巧者述焉損益其法以佐軍用則凡此亦利乎不利也古者務食於敵不有智將誰能知之抑必假人力轉移以調急則穀者蓋兵之司命不可以不先講也

問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遊於市棄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爲之輕重歛散不失其時此常平之法所從始也漢數征伐天下虛耗而耿壽昌以善爲算得幸令邊郡築倉穀賤

增賈而糴穀貴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其法視時而
低昂歲上中下穀無常賈而賈不失平糶賤以貴
入故不傷農糶貴以賤出故不傷末賤下極則雖
貴入而實非貴貴上極則雖賤出而實非賤故不
害于公設有旱乾水溢食至足而民莫知此其爲
法蓋後世未有改也主上稽古旣富而教故所務
尤先於理財比復大農官置常平使者法甚美也
雖然法在國行在人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而猶
或後故賤不以時入則害公貴不以時出則病私

甚者至利於積泉而憚於積穀故法滋害是豈朝
廷所以先有司重民食之意哉夫積泉則有貫朽
之憂蓄穀則有紅腐之患今欲通其變使無偏弊
則非疏通明於治體者孰能知之

問國家患投募之冗游手無賴者起而爲兵難以
練易以驕故爲之法曰使兵出於農戶二丁取一
四則二之以爲保甲人農則朴朴則易用此於先
王之意蓋未悖者也井田不修民得賣買先王之
籍埽地而盡以區區之齊而管仲相焉自五家之

軌合爲三軍而政事乃定蓋不皆法先王而後世亦莫之或加此其爲得者何哉雖然是政也政行乎平居在君兵用乎倉卒在將有教士三萬人足以橫行天下而使不肖者用之則十步之內不能以前却如節設有賞罰誰能賴之吳起之制軍曰雖絕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夫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唯東山爲盛不知出此而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可使相親如父子此非吳起所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嘗試陳之

問孔子沒聖人之道得孟子而傳孟子沒後世學者思之微莫如揚雄揚雄爲太元準易數起黃鍾歷本太初儀用渾天規摹乎始而盡弊乎終終故窮窮故變變故神微六經與孟子後世立言者莫能加則太元之爲書豈諸子而已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數始于一成于三變於九九律之首也其起黃鍾蓋取諸此然猶有疑者言天與律者從管數家參差不齊而其名察發歛大較所加亦各有驗今獨本太初而用渾天何哉不然則雄

爲息之微於此不草而因將必有當也抑所謂準
易者亦準其數非耶諸君之學要以無所不窺平
居立言採其辭以爲美績繡錯然觀者不厭雖然
適我華而不食我實則可乎願相與息其義稽之
於大道効之於氣物驗之於人事發蒙振落以攄
未悟者之疑

問古者命重黎司天地命羲和宅四方至周六官
蓋兼重黎羲和之職以施六事法致詳也周衰六
官咸廢王制殄滅而陰陽干行事與時迕漢代秦

立稍欲復古舉賢良咨羣策而陰陽災異之學自
此始起大要做易春秋洪範月令以爲解而配之
人事若風馬牛其應益闊故時君怠焉以爲難知
因棄不務而任人漫輕凌雜術技甚可嘆也夫一
官廢則一事弛馬醫牛人用有所在不可以不修
也而况其大者哉今欲遵魏相之言如漢故實分
命四人各舉一時則其設官當以何名其名職當
以何事其擇可任之人當以何術凡此於先王遺
文足考也願遂聞之

問孟子有言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下安能必得豪傑之士則夫待文王而後興者中人皆然陶冶而成之孰非可用此濟濟多士所以稱乎詩也主上修身以道而取人以身設爲學校庠序以教之自中人以上庶幾成材而下者蒙被聖澤習俗寢善由周而來至于今未有也雖然天爵所以崇仁賢而人爵所以勵不肖聚天下之士付諸有司中年之考校非有誠心樂善之美則繡其鞶帨以近名譽者孰從知之先王之教也建首善

自京師夫使居邑國者而有終南嵩少之諺得不
太息於斯歟將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凡欲
揀此者亦必有道不然則教行豐美之後有不帥
者簡而放焉於此其時也抑爲之法者奈何

問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天下言寶貨盡
此而不知聖人特以權使人爲之通有無足財用
而人之于此亦豈若飲食不可須臾已者哉天下
有非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而列寶貨者
海濱斥鹵滲漉所加不養而滋人之賴之與穀同

化唯鹽而已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未嘗勸課而旦暮欲之所以養生不能乏者然也古者與民共財平民力田有餘譬諸釣弋人自取給不營於上故法無弛張而利常阜後世費日益廣與其一切皆取於民則牢籠不毛烹煮水鹵收其棄利猶法之善也今夫池井皆幹於公浮食奇民無所踰禁財足賴矣然議者曰資商以阜通而官收其算與官轉輸而民不得私賣買孰便於公孰宜於民抑旁出以供比鄉其力有勞逸欲

均其價有低昂欲平二者何去何從其詳可得聞歟管子曰假名有海之國集鹽於吾國夫以千里爲國不必去其國也然集鹽有道况以天下爲國則出之吾國東移之吾國西豈固難哉欲使法行如古於國可以取盈而家獲作鹹之利將不必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以百其饒如此然後爲菟也問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堯舜三代官人以德使人不失德若夫藝古人多有之而豈其所先哉周官六藝射居其一以謂射者雖男子之事其容與節

皆比而持弓矢審固亦藝而已矣於德何有然致諸禮經聖王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以觀盛德者在此不以重乎曰與之習禮樂及求諸已不怨勝已者可也用是擇士使與於祭則羿逢蒙若養由基尚矣抑鄉之所升於司徒司徒之所升於學司馬之辯論其材而官之者於是有未必用耶不然行同能偶而後以射別之則卒其所取乃不在於射也學者之論莫若折衷於夫子矍相之圃使二三子出延客揚觶而語或去或處至僅有存者凡此又何意也願并聞之

問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其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爾善言老子者獨揚子引而合之中庸無間然晉之衰二三子者學其說而不明自何晏王弼唱於其前以謂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夫無之以爲利有之以爲用此老子語也獨曰無可乎阮籍王衍又相與學而過之籍有重名衍爲三公天下化焉清談有餘而無補于捄亂其君子皆以在位曠達不事事爲高其

小人皆以在下無法守爲便故風俗靡靡棟折牆
壞痿痺不能舉至有不喜送喪裸裎言笑褻經飲
酒子字其父而不以爲非獨一裴頠憤其不尊儒
區區焉舉衆論而排之曰老子有以而然其舉靜
一之義合於易之損益艮節論老子固無事於合
易設有合特四象而已乎否則頽之意殆將以知
白守黑受天下垢絀諸子之委轡也至于阮瞻對
王戎則又曰將無同以聖人貴名教而老莊明自
然從而異之抑瞻與戎亦可謂知言者非耶道德

仁義禮儒者同焉今必曰絕仁棄義禮者亂之首
則二三子亦安得不翛然喜之至爲是頽弛而不
振哉而王通猶曰非老莊之罪其故何也

問時天時力地力惟酒與食爰作稼穡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無凍餒也夫天有時地有力而作者則
在人風雨霜露神氣之養九土之所宜十二州之
所出魚鹽米粟絲麻紵絮玉石金錫丹砂珠璣皮
角齒羽竹箭柗梓果菜之產其饒若煙海民情所
喜好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夫人而得賴焉故

財有餘於取而人不爭天子富有四海視備色聽
備聲食備味而邦君卿大夫士庶人其養以是爲
差微其權以役使天下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
成之商而通之天下不知財所從來如管夷吾計
然范蠡白圭猗頓之徒皆以匹夫探是權而私之
在國則霸彊在家則潤屋此爲術豈固無足傳者
哉後世壤地充斥物非加少也然董董不足更費
漢事匈奴治山煮海種藝長育通有無易貴賤生
財之術十倍前世而國用民力增窘益自天子不

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車男女力作日夜無休時
而不足當卒歲之衣食夫貧富之道莫之予奪而
古者巧有餘如彼後世拙不足如此其故何也豈
時異事異天地之物固亦有贏耗之量邪將爲舒
用者疾邪抑輕重取予之非其數邪不然則山澤
之藏常羨矣旦旦而取之不可以爲羨耶記曰與
其有聚斂臣寧有盜臣二臣者均不可養借有數
子者嘗試與論衣食之原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猶
諸地上之遺也可以無與民爭錐刀於不足而皆

瞻則夫爲術亦必有道願商略之

問尚書之設吏部實先諸曹夫羣天下之才而官之其賢不肖能鄙相與殊情其情若勤其過若功參差異宜使一人焉長之一人焉貳之必若權衡之於輕重誠陳於此而物辨乎彼無所或欺顧宜輕哉上若稽古訓迪厥官而吏部之選爲特盛豈以夫八柄之所廢置有在於茲者然也今官制三省之屬與寺監長貳內自兩制外逮使者皆命於朝廷而吏部所掌間擬丞簿捨是則郡守以降凡

州縣吏日常調者而已按其有勞無罪與其歲月之久近任舉之多寡品流之清濁以爲升降按格而授之不逃錙銖法固良矣然天下之士必其在數者而才則用之必其不在數者而才雖才也以其不在數者則不用必其在數者而不才雖不才也以其在數者則用之若是可乎以謂舉而付諸有司聽其自擇則廢置之權王所獨任雖太宰能以其事詔之而已有司何預焉亦將使之遵成法治成事一斷於格無所專達則又以中銓名職卒

所謂甄拔者安在抑上欲有用非親且近不求諸有司之所升降取捨則長才秀民何自而知哉由漢而來此職寔重其間能以鑑裁清白名一時誰者爲盛幸條其說以備上之采焉

問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孝子之於事親無所不用其極也則禮雖先王所未有而後世以義起之亦何不可哉上以至德順民得萬國之歡心而四海以職來祭其在宗廟所以觀德於天下者禮旣備矣而老佛之宮往往祖宗神御所在意者嚴

事未極故合諸一宮因漢制爲原廟歲時饋食如家人禮此大孝不匱有加無已天下之所以頌歌而順化者也然竊聞之叔孫通漢儒宗名知禮其一時損益固不必皆出先王而要之討論潤色大意猶是敢問原廟之制與夫薦獻在漢禮有可言者歟其作仿於通耶亦前此矣顧弟弗深考耶且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則宜無不可而必其無壞複道因以爲名則方其築武庫南民知其不爲原廟奈何欺之哉通於是欲名知禮得乎嘗試言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八